

生命中的那艘红帆船

廖静仁

资水浩浩荡荡,将近八百余里水路,有滩九九——八十一一个。

当然,最长最险的要数骆滩和崩洪滩了。

此时,船女家的船正在上崩洪滩。

资水两岸山高崖陡,尤其崩洪滩更是险峻,两面危崖将河道逼成了一线细缝,轰隆隆的水声,犹如千万匹咆哮的野兽从江峡中撞过。

船开始上滩了。船女正急匆匆地挥着手中竹篙,撑得滩石当当地响。到激流处时,那船就如同被钉子钉住了一般,只听见船舷边的水流飙得嗖嗖有声,而且还挟带着一股冷风;那浪涛,仿佛是成堆成块的岩石在涌动,雄劲地压向船头,使整个船身像在这一瞬间会裂开一般……船女急了,她把篙尖死死地顶住一个黑色礁岩的位置,篙尾就强压在自己的肩胛上,用劲到极狠处时,就迸出一句号子来:“咿哟哟哟——嗨!”

待那“嗨”字一出声,她便借了咬牙巴骨的力量,把脚掌,尤其是脚趾,抠住船头的甲板,将单薄的身子拼命地压下去。她用整个身心在抗争着,但滩水的阻力实在太大了,船身只是稍微向前动了动,竹篙就拱了起来。

船女的父亲不愧是一名老手。他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

声,咬咬牙便将舵柄往外推去了好几寸,继而,把系帆篷的绳索,向里边一扯,让正面上滩的船,稍微倾斜了些角度,船头便开始向外偏去;这一招果然很灵,船奇迹地抖了抖身子,便开始缓缓地前行了。

行至丈余远,船又往里面扳了几寸,继而,那系帆篷的绳索,又朝外一拉扯,船头便向里面翘了过来……这叫绕“S”字,是驾上滩船应急的绝招,然而也是跑长途的船最忌讳的(因为常年风吹雨蚀,系帆篷的绳索毕竟不会很牢)。船女的父亲不是不清楚这些,只是船已至此,除此招已无别的办法了。

船女能喘口气了。她抬头望了眼匍匐拉着纤缆的母亲,当看到母亲佝偻的身子,她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狮子,急促的号子又一声声从喉咙中迸出:“咿哟哟——嗨!”然而,就在这时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那船绕完了三个“S”字,正开始绕第四个“S”字时,系帆篷的绳索“啪”地被拉扯断了!随即,那兜着满风的帆篷,便叹息着跌下了垂直的桅杆……只听得“呼啦”一声,船女手中的竹篙嘎地一下子弹出去老远;那舵叶,也“嘎巴”一声被扭断了……在一阵天旋地转中,船头已猛转了一个三百

六十度……

船女的父亲起初也是一懵,但马上又似镇定住了。他的手抖动着,又蓦地将五指叉开,狠狠地“掣”进了花白的发丛中,狠狠一揪,指缝间便满是发丝了……他打了一个趔趄的,但没有倒下去,那双粗大的、长满了硬茧的手,死地握紧那叶以防万一时用的桨片——此刻唯一能把握船与人命运的桨片,机智地闪过暗礁,躲过漩涡……

船女的嘴唇,早已经咬破了,血与泪,也已模糊了她那张虽然经受过不少风风雨雨,但仍然显得很稚气的脸,她正扭转着披散发乱的头,在绝望地呼喊,呼喊着她那连人带纤缆坠入了江中的母亲……

鸟雀在啼鸣,猿在哀嚎,滩啸声一阵高过一阵……仿佛天籁全汇集在这幽深的江峡中:想是为船女的母亲举行着极其悲壮的葬礼吧?

船终于在平缓处停了下来。这时,刚好从下游开来了一队船帮,当这群专喝老白干、腰壮脖子粗的汉子们知道了船女家惨遭不幸时,竟一个个都勾下了头颅。没有人怨恨生者,只有一片为死者惋惜的抽泣和叹息声。

父亲把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,又狠狠地捶打了一阵波浪般起伏的胸脯后,便“轰”地跳进了江水中……好

一阵,他终于在一处黑色的乱礁群中把亡妻打捞了起来。于是,就有人帮着把船上的帆篷解下来,将死者安放在惨白的帆篷上。随即,从母亲遍体鳞伤的身体中渗出的鲜红血迹,便将整块帆布也浸染得鲜红一片了。尔后,又有人扶着船女给血泊中的母亲磕了三个响头……

处理完死者的后事,船,照样还得起锚。

——开船啰!

——开船啰!!

——开船啰!!!

从粗犷嗓门中迸出的,使整条资江也感到战栗的吼喊声,仿佛是在向崩洪滩宣战一般——然而,又仅仅只是崩洪滩吗?

也不知是这雄浑厚重的号子声能给人力量,还是死者的灵魂在激励着生者……面对着曾经吞噬过多少生命的崩洪滩,单薄瘦弱的船女反而没有了一丝畏惧和惊恐,她仿佛在一夜间就长成了大人。

从母亲肩头卸下的,渗透着斑斑血痕的纤夫垫肩,扣在了她那显得有些单薄的肩上。她感觉到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胸前撞击,仿佛纤痕勒进她的心里。她沿着那条窄窄的、弯弯曲曲的纤道,匍匐地向前走去、走去……

——走向那群铜雕般的纤夫的行列!

远远地,远远地看去,在那一队船帮的当中,有一片帆篷是红色的;那是生命的火焰在燃烧,那是青春的血液在流淌……

——呵,红帆船!红帆船!生命中的那艘红帆船!

虽然初衷依然美好,结果却偏离了预期。究其原因,往往是主观方向出现偏差,最初的坚持被动摇,加之负面情绪的干扰,使好事偏离正轨,最终走向反面。

其实,破解“好事多磨”的困境并不复杂:首先,要确认这件事确实值得去做;其次,不必过分执着结果,而应专注于过程的完善;最后,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,将经验教训视为收获的一部分。若能如此,不仅“好事多磨”的困局可解,几乎所有经历都能转化为成长的养分。

卫星不再画仕女图了,业余时间画了许多生产队社员劳动的画,尤其是丰收时节,他拿着画笔到北边的场上画扬场的把式,画金色的谷垛,他的作品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。

一次,县里的农机修造厂到村里招工,他如愿当上了工人。卫星有了稳定的收入,但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热情。工作之余,他会在车间的墙报上画些速写,这些画作成为工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星期文库
少年玩伴之七

网络文学的云端疗愈

安 频

人们需要故事,如同花草需要雨水。从古至今,故事始终是人类精神的必需品:古时茶馆里醒木一拍,说书先生舌绽莲花;今日方寸屏幕中,文字如星河倾泻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,正是网络文学最根本的魔力——它成了匆忙人间的指路明灯。

快节奏将当代人的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。网络文学成了最便捷的心灵港湾。在这里,读者可以随使客快意江湖,体验现实中难得的酣畅;或伴主角穿越异界,暂时逃离现实的桎梏;还可以见证平凡人物的逆袭,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。这些故事就像深夜的一碗热汤面,用最直接的方式温暖疲惫的灵魂。这种阅读不是逃避,而是快节奏生活下的必要喘息。

相较于传统文学,网络文学具有三大优势:首先是零门槛的亲近感,平实的文字消解了阅读障碍;其次是即时的互动性,读者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创作走向;最后是精准的情感投射,算法推荐让每个读者都能找到情感共鸣点。这种“可触碰的文字”,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疏离感,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。网络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普

通人构建希望图景,用虚构故事传递真实勇气,在现实苦涩中埋下希望的糖粒。

有人批评网络文学浅薄粗疏,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。这种观点固然有其道理,但文学的门槛本不该如此狭隘。正如庙堂之上有黄钟大吕的庄重,市井之间也需丝竹小调的轻快。不能因其通俗就否定其存在价值。网络文学诞生于喧嚣的电子时代,自然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鲜活气息。它或许缺乏传统文学的厚重沉淀,却拥有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。其直白的热闹、质朴的真诚,恰恰成为抚慰现代人心灵的良方。它不刻意追求深刻,只愿给予读者贴心的共鸣;不强求永恒价值,只求当下片刻的温暖慰藉。

莫要小觑了那方寸屏幕间流淌的文字。它像是浮世里一盏盏点亮的灯,照亮了无数疲惫的归途。它映照的不是高深的哲理,只是普通人对一点甜、一点暖、一点挣脱困境的念想的渴望。它告诉我们,纵使生活如铁,人心深处,总还需要一个故事来照亮、来温暖、来点燃那一点点不肯熄灭的梦。

这梦,便是人间的灯火。



岭南诗画

吕献峰 绘画
季家松 题诗
宋·苏轼 原诗

诗画寻楼

罗浮山下四时春,
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日啖荔枝三百颗,
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视野的真相

周牧辰

站得高,自然能望得更远,因为视野更为广阔。不过,视野的宽广并非完全取决于位置的高低,因为真正的视野源自内心,而非双眼。

我曾在一栋三十多层的办公楼里工作数年。窗外,城市风光尽收眼底,远处的湖景更是一览无余。然而,身处如此高度,我却发现自己的视野并未随之拓宽,面对诸多问题,见解依然显得浅薄而狭隘。

后来,我辞去那份工作,转至另一家单位。新的办公室位于二楼。出乎意料的是,在这里,我看待问题的视野反而开阔了许多。我仔细琢磨后方才明白:这番变化并非源于物理位置的高低转换,而是随着年岁渐长、阅历日深,内心的视野正悄然打开。

卫星

金学钧

卫星是个男孩的名字,他比我大两三岁,住在我家的前院。他的母亲在北京工作,离异后将他放在了姥姥家生活。之所以起这个名字,和当时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有关,他也成为被父母放逐的“卫星”。

舅舅家的生活给了卫星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。舅舅在县城肉栈卖肉,村里人家办大事都找他买肉,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县城里

的文化氛围。十几岁的他喜欢上了画水彩画,笔下的武松打虎有模有样。我时常找他玩,看他画画,也喜欢上了他的画。他说“画人难画骨,画物难画虎”,这句话让我至今记着。

卫星的母亲在北京重组家庭后,因卫星的抚养问题来家里打了一架。卫星躲在一边暗暗垂泪,这个场合没有他说话的地方。母亲的婚姻给卫星留下了心理阴影,画画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。一度他不爱说话,只是在画纸上不停地涂抹,然后将纸撕碎。

他舅的家里挂着一幅很旧的仕女图,被生活的烟火